

山

書

山書第十五卷

師禮輔臣

崇禎十五年正月元日御皇極殿朝畢傳閣臣周延儒等至殿上帝西向揖之諭曰朕以渺躬仰承天眷君主萬方十五載于茲矣深慚德行淺薄才識庸常恐忝君師之位思古未聖帝明王皆崇師道今日講稱先生猶存道意卿等即朕之師也股肱心膂臣哉鄰哉經曰尊賢也敬大臣也禮應尊敬朕此舉原不為過教于正月

元日端冕而求諸先生不必諫避今而後道德惟諸先生訓誨之政務惟諸先生匡贊之調和燮理真安宗社萬民惟諸先生是賴古來君臣志同道合而天下治平朕予諸先生有深望焉特諭

史科都給事中章正宸跪云履端肇慶群衆吁萬有喜天顏忽遠中使宣閣臣入殿一時編寫成驚為希有盛事引珩良久乘駕導表同官班散臣始竊聞梗概不勝手額曰有是哉端冕以臨之折節以下之調和以望之

師保以稱之股肱心膂以託之志同道合以丁寧之學  
高後臣帝王盛軌而不世遭逢也願閭臣何德堪此以  
矢報哉今事勢最大且急者魚裕公私澄清吏治剪除  
內患安定邊隅孰非閭臣仔肩能不亟商辦此四者之  
法而訪求辦此四者之人乎若夫感孚帝衷贊襄廟謨  
宏開言路收拾人心此四者不由閭臣身親為之更由  
乎誰以漢陳平猶知理陰陽順四時遂萬物之宜鎮撫  
四裔諸侯親附百姓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為相務者也

而况親見堯舜者乎昔商宗之命傅說也首言啟心沃  
心今閹臣所造膝請者必無敢有祖述刑名媚嫉之說  
勞割聚斂之文者矣而夙夜靖共其果藏身以恕手從  
來先格君而後事功可建亦必先積誠而後君心可格  
何以故凡人主菲薄左班朝士必因外廷無一人一事  
足稱意者苟能不與中官作緣不憚恩怒起見不以寵  
利居成功不以爵祿私親暱而任一二大事不驕料一  
二大事不惑自足以起皇上敬信敬信則官府通委任

專而百事辦矣閩臣辦事總在知人呂公著見士大夫  
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所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  
王淮問楊萬里先務萬里曰人才因疏朱熹以下六十  
八人虞允文為相嘗籍人才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  
材館錄是國計邊防非不喫緊揆之用人似猶第二義  
而所用之人惟吏兵二部尚書最亟如皆賢也則閩臣  
當與同心共理有不賢者則必一更置之奈何悠悠忽  
忽為也其次諫官其次諫官其次督撫其次提學其次

總錄至于文選職方兩部須精擇而久任焉更得賢掌  
既注意巡按御史嚴為殿最則州縣長吏孰不化枉而  
為直若是然後百姓親附群才奮庸而諸事就理矣以  
今辰寧配羲軒之德社城絕狐鼠之緣時際道行躬逢  
聖作贊平章而望協和伴天下猶有納溘飢溺闕臣豈  
不抱耻實欲式酬天獎惟在以人事君罄伊呂之衷謀  
率變之軌奏太平之績斯真萬世一時也臣方齋沐皓  
跪問又有惕于天人之際焉是夕也同雲忽合雨雪載

霏道路歡呼有年叶卜和氣致祥于茲徵信臣惟日祝  
皇上以天自處下濟光明而已

給事中孫承澤疏曰皇上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于  
茲十有五年矣乃往者憂勤已備而泰運猶也緣負國  
輔臣衣鉢相繼敗轍相尋視善如讎悅不若已庸貪如  
林棟隆董羽宸等列居清宴邪僻如汪慶百蔡奕琛咸  
推總憲或改銓衡大臣不法小臣烏能盡厭于是災害  
叠見至十三年而極皇上乾明獨斷銳意更始崇教大



之規尚清簡之治隆儒崇道見于王正之始臣以瑞雪  
應期未憤頌淑語曰太平有象此其象乎夫正月于時  
為春于卦為泰泰者通也天地一小開闢也惟王者德  
能配時則時與德應故泰運不闕氣數而在開泰者之  
一心古者喜起在堂干羽在階風動在野感則必應理  
有由然也聖人著易至泰繫之辭曰小往大來而又申  
之曰內君子而外小人蓋小不往大不來不能成泰而  
非內之外之則小亦不能往大亦不能來也喜其辭曰

往來嚴其界曰內外蓋誠知世道有君子即有小人衆  
君子扶世道而不足一小人害世道而有餘往來內外  
之間蓋三致意焉宋臣有言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  
難去之甚易小人如莠草也不種即生去之為最難必  
如恭文之二以包荒不遐遺者保君子以馮河朋亡者  
決小人蓋善類非寬為容廣為招不能來惡類非勇為  
拒痛為絕不能往也皇上憲時圖恭首在甄別流品惟  
此臣工凡陽必光明凡陽必正直凡陽必誠實而任事

皆君子也凡陰必柔在凡陰必險諂凡陰必虛敵而掩  
飾皆小人也望皇上留神省察有難逃洞鑒者矣斷以  
宸衷合以輿論任賢勿貳去惡務盡從此而明明在上  
師師在列天下有不雨暘時若歲時豐稔積池罷警邊  
烽不驚者臣不信也是年四月德州謝陞罷

祈穀值雪

正月十一日祈穀南郊故事祈穀之日應用工辛以是  
月上辛即在朔日辛未禮部以朝賀不便疏請改十一

日辛巳為中辛九之是日亥時一燈起萬燈齊明帝常服乘輿冒大雪從齋宮東門至大次具祭服行祈穀禮用二十四拜加大祀儀

監局職掌

正月禮部既言臣等捧誦聖諭仰見皇上神武英斷卓越古今睿慮鴻謨同符聖祖蓋常遊稽周官內職不瀆百人糾禁王宮掌于小宰古聖垂法豫戒將來蓋其慎也太祖高皇帝實詳鑒于往代而取衷之其設內官也

監司局庫各有定員秩不過四品俸不過一石而且糾  
劾有命交通有戒預政典亦有禁謹內外之防杜假竊  
之漸至尚論漢唐已事而三致意焉雖曾遣太監而弄  
慶童往諭陝西河州尋衛所番族令其輸馬以茶給之  
然往諭屬番于軍民無涉且不做事柄亦曾往即還終  
洪武之世無他特遣此所以致清明整肅之治開萬世  
太平之基也乃若列聖績承官府之大防無改而時事  
偶異中外之任使開開如永樂中始有遣使外國及遣

往甘肅巡視却來回話者洪熙中始有守備南京者正  
統中始有率兵討賊及各省鎮守者景泰初遣會多艱  
始有分坐十營或稱監鎗者然仍聽尚書于謙等節制  
至正德中邊關始置內監且令提督禁兵內操分坐勇  
士四衛軍營益非祖宗之舊矣他如監工監器會同審  
錄蘇杭織造權稅開礦之役大約利小害多兼亦旋設  
即止操縱在握一時暫托權宜而事任遞遷易世每多  
釐正實惟世宗肅皇帝毅然裁革獨斷于先皇上剪除

逆璫媿美于後總之稟成于高皇帝訓諭內臣無預政  
事外臣毋得交結二語是括千古治亂之源矣臣等伏  
請寶訓深迥誅不使有功自無竊柄之患常合畏法  
實杜亂政之階故委腹心則威福移寄耳目則羅織成  
遵典章則職守自恪履內外則侵越不生此實鑒古酌  
今可以無弊而神孫聖祖于焉一揆者也謹遵聖諭備  
察禮章將合監局職掌著為令甲可考見者臚列上呈  
御覽至于供奉掖庭位置日脩因時增設外牒未詳及

釐飭部裁等事。應聽該監臣逐一開列具奏。恭候聖明  
裁奪施行。

### 東宮開講

正月閣臣恭讀講儀一覽。史以佐經。察舊儀有讀四書  
讀經史之文。似宜于經書外。每摘簡要通鑑一段。進講  
凡君亂邪正是非之際。詳細開陳。庶以古鏡。今為益不  
小。一省讀以進業。舊儀經書各讀十遍。為家養聖功。伏  
見皇太子聰穎非常。似可各者為五。以餘力用之。閱史



作對既可養氣兼可旁通一對句以致知相傳祖宗朝  
講讀畢皆有對偶之句由淺漸深由近及遠比物連類  
觸發似多可將舊對佳者集為一帙恭候東宮時取覽  
視間作一對容臣等與侍班講讀官互相恭叩似亦格  
致一端一問辨以去疑開高皇帝每令儒臣進講必令  
反覆討論以求義理之極如講洪範講立政攻乎異端  
及心歲皆直開聖真出自天悟至肅皇帝聽講尤多發  
前賢所未發皇上精洞古今同符二祖計萬幾之暇所

以諭東宮者耳。從而命無不周到，而講官進講時，間有疑義，東宮亦可時賜詰問，以盡下情。一時習以基聖先，臣詹事吳寬言：東宮講學，自寤暑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間歇，即曰習讀于內，不若出就外傅，親近儒臣，講治道所得為多也。商書言：終始典學，周頌言：日就月將，守成芳躅，舉以為時習不厭之助。

東殿事件錦衣緹騎

正月御史揭仁愿疏言臣竊勅諭申交結近侍之律義炳于日詞烈于霜中外臣僚孰敢不遵微臣拜颺之餘因稽高皇帝設官之初無所謂緝事衙門者不法之事祇于明糾無陰訐也後來以肅清輦轂則有東廠然如神宗皇帝享國四十八年合天下臣庶登之春臺緝事之門鞠為茂草而亦未嘗有奸宄之滋故元氣日培去氣日張郵隆之治曷有過哉今幸我皇上聰明聖神即委任緝事亦無有炫日月之照者臣復何贅獨臣持罪

南城所見詞訟多為假番即假稱東廠則魂魄俱搖况  
其真者乎此由積重之勢然也所謂積重之勢者如此  
救事件則番役即懣憤以買事件甚至誘人為奸盜而  
賣與番役則誘者獲利拔仇忿以首告而證以惡棍則  
挾者逞恣厥臣豈不亾今五申禁之然比較事件而又  
欲令其不買事件是吹薪止沸必不得之救矣嗟乎設  
所布告以待魚為人猶辰之况餌人以陷我擇人而肆  
嗾惟恐其不為惡又惟恐其不即罹吾網羅之中皇上

泣罪解網之心豈不傷哉臣今冒昧一言亦恐禍機不測而臣不暇顧也伏願皇上先寬東廠事件而後比較可緩比較緩而後買事件與賣事件者亦息皇上勿急于求彼亦不必急于得皇上惟恐其冤累彼亦惟恐其波及此自然之理也如是而積重之勢稍緩非惟輦轂蒙樂利之休內外關通之事且不期自息矣抑臣復有請者如臣子獲罪國法難貸皇上勅撫按以檻車送詣闕下未為不可踐土食毛罔非人臣春溫森肅皆為聖

恩固安所逃哉若縱騎一違有背者家門破散無背者  
北方官歛餽術臣又非不三令五申禁之然而天威所  
遺政涉遠來彼自為長遠計又安能已如使其罪可贖  
則留彼餘皆以贖罪如不可贖則妻子衣食賴之自非  
劇惡聖明亦豈忍籍沒哉故養無事之福以臻仁壽防  
有害之政以維治平惟我皇上聖德天縱微臣拭目望  
之矣

遺輔臣清獄

二月諭三法司刑獄所係甚重法貴一成朕每加意詳  
慎有批駁以期允當乃法官不能仰體不肯執持始多  
失之輕縱繼執務為深文疑憐游移率歸緩閣或因犯  
人孤獨無控竟置罔問不讞不提經年累月或因追贓  
未了証犯不齊淹繫牽纏剝脫無日又有一等事理已  
明訊局可結乃胥役故為抑勒借端生枝仍行拖累以  
致獄業叢積貫索幾盈釀冷干和深可警痛苟持違元  
輔周延儒前去會同三法司官將大小一應獄情悉心

清理除事干重大案已確審照舊監候外其餘成遣配杖等樣俱着詳審招案依律定罪請旨發落至于犯証開提未計贓銀追比未完亦當酌量事理或竊或保不得一概濶監倘有事條究抑情可矜疑雖在重罪不妨將疏奏請候旨裁奪總期疏淹理滯據法得情予以應得之條留其再生之路庶幾惟明克允可望獄簡刑清縱使寧失不經猶足矜頑宥過尚其殫心詳核致誠力行以稱朕好生欽恤至意



賑就撫百姓

二月諭朝廷大法勦逆撫順汝等就撫之民原係醇良百姓向為巨寇所脅或迫飢寒冒昧鋒刃出不得已朕所閱鑿茲賊渠李青山等既已就誅汝等仍是良民可各歸本土務農耕作有精壯願為兵者着該撫鎮及所在將官分領收伍朕念汝等再罹王化窮困未舒特發內帑銀二萬兩解來山東着撫按官編給汝等以資安生務令均沾毋得遺漏不許吏胥指勒侵沒違者即行

嚴等重治仍資各有司隨宜安插汝等務令得所各處  
鄉紳富室有能捐輸資助者該撫按即行奏薦以憑旌  
獎特頒明詔咸使聞知

行耕籍禮

二月十九日駕至先農壇六科沈允培孫承澤戴明說  
沈迅表愷吳希哲等同禮部侍郎蔣德璟等導駕至具  
版殿易皮弁服絳紗祭服至壇壇上結黃帷奉先農下  
設拜位帝拜揖甚恭禮畢仍導駕至具服殿易翟善冠

黃袍太常寺奏請詣耕藉位六科同禮部導駕至位戶  
部尚書傅淑訓跪進耒耜順天府尹張宸極跪進耒六  
科錦衣衛太常卿導引帝左手耒右手執鞭三推步  
行犁土中盡隴而止耕時教坊司引紅旂兩旁唱禾詞  
老人牽牛二人扶犁二人耕畢戶部尚書跪受耒耜置  
犁亭府尹跪受鞭置亭府尹捧耜箱播種耜老以御牛  
隨而覆之御觀耕臺于是大學士周延儒賀逢聖張四  
知謝陞陳演吏部尚書李日宣六人耕東定國公徐允

積恭順侯吳惟英清平伯吳遵周戶部尚書傅淑訓兵  
部尚書陳新甲工部尚書劉遵憲六人耕西順天府廳  
官各執箱播種太常卿奏耕畢駕至齋宮各官一拜三  
叩頭分班侍立順天府官率兩縣官耆老人等五拜三  
叩頭農夫蓑衣挑農具三十人隨後俯伏禮畢即隨府  
縣官至耕所終畝各官行慶賀禮傳旨賜酒飯文官三  
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坐丹陛上餘在臺下是日科臣  
沈迅因教坊司承應歌詞俚俗宜改正疏即下部本月

二十四日令閣臣傳禮部王錫哀蔣德璟到閣諭以後  
耕籍宜敬豳風無逸之詩其教坊所扮黃童白叟鼓腹  
謳歌為佯醉狀委為俚俗斥令改正天地之舞不宜扮  
天神樂噴及未詞宜頌不忘規頡令詞臣另行撰擬

改正樂舞

二月禮部疏言該內閣傳臣等到閣恭述皇上面諭耕  
籍事因科臣沈迅有疏高確一番如豳風無逸之詩俟  
另議外其教坊司所扮黃童白叟鼓腹謳歌為佯醉狀

委為佻俗臣等前演習時已斥令改正祇因沿習已久  
不能驟更又蒙諭感天地之舞不宜扮天神褻瀆及未  
詞宜頌不忘規誦令詞臣另行撰擬俱即行令更正又  
蒙諭太常寺有神樂觀及給賜淨衣取其精潔令郊廟  
祭樂亦多踈澁如琴瑟並無指法舞容之乖古制宜訪  
求知樂之人細加叅究因及鄭世子所進樂書及原任  
禮部尚書黃汝良樂律考大要以黃鐘為主仰見皇上  
留心工理于禮樂精微無不洞悉臣等謹察得黃鐘候

氣實為律歷之本而自漢唐以來或為三寸九分或為九寸其說不同前議歷法時臣等以古段仄候氣之法今欽天監與新局并試皆不甚晚至樂舞生則琴瑟搏拊尚未能辨矧黃鐘于周時以舞教國子今大胥正舞位小胥正樂列部八音而行八風蓋五行之義皆寓于其中至漢大樂律則卑者之子不符舞宗廟之酌凡除更二千石至六百石關內侯至大夫之子取其遠者以為舞人其教之濂而選之精如此以故能發揚功德乎

格人天而今皆伶人下賤為之去古實遠宜令太常倣  
周漢選舞士不得仍以倡優充數仍將律書正聲所纂  
舞圖舞部重加翻習庶足復三代之舊又輔臣奏廟堂  
上不宜用教坊樂聖慈亦以為然祭會典凡祭祀用太  
常寺樂舞凡朝會宴享寺禮用教坊司奉饗而相沿既  
久疎舛成習所當嚴行申飭者也至古者房中之樂歌  
闕唯諸詩燕射之樂歌鹿鳴諸詩笙奏由庚諸詩即漢  
樂府亦特為古雅當時首容必有可觀自唐始分太常



教坊為二實鄭聲亂雅之始惜古樂殘缺未易頌議亦  
宜訪求知樂之人徐加訂定以副聖天子復古制治盛  
心

請用廢臣

二月禮部侍郎蔣德璟疏言臣叨職佐禮官仰見皇上  
敬天法祖備極精誠郊廟必親對越周憚近者祈穀藉  
田朝日諸大典禮相繼具舉臣等幸以菲劣備駸奔之  
末仰藉日躋聖教獲告成事伏觀入春以來瑞雪日霏

豐登有象聞自歲內外至河北山東浙直一帶無不以  
盈尺之雪相慶者實數十年所希觀也至耕藉再舉尤  
為曠典蓋高皇帝嘗曰耕藉古禮也一以供糗餼一以  
勸農務本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知勸盡力  
南畝非盡虛文而肅皇帝亦一再舉行無非首重民依  
為三農勸我皇上之心即高皇帝肅皇帝之心也惟是  
頻年旱蝗內外交訌加以三餉重疊民不聊生誠恐勸  
農之心雖勤而民尚有不能農不敢農不肯農者流亡

滿眼父子相食死且不顧何從得牛尋種是不能農也  
三餉逼迫絕一屏犁催徵已至胥吏牌票狼虎噬人誰  
不望而却走是不敢農也富者以逐末為利賤者以充  
衙役縱遊惰為利甚且以充兵為利投賊為利而最苦  
最窮莫如農是不肯農也無農則無粟無粟則無民亦  
且無兵此非急核虛餉嚴除加派則農夫終無樂生之  
日也祖宗時惟正之外則無加徵猶且歲有蠲免矧今  
日乎臣等又見皇上加意憐才命部院議起廢蠲且特

召用劉宗周鄭三俊及命輔臣清理冤獄中外振吁無  
不手頌頌聖神者臣等愧乏知人之明無以仰佐高深  
惟每翻閱部中舊案見原任侍郎陳子壯顧錫疇二臣  
竊以為罪尚可原而才實有可用者子壯以議宗才獲  
罪錫疇以議戚臣獲罪雖一時意見望誤而其平日品  
望臣等實愧不如又如原任祭酒倪元璐文安之學問  
經濟卓然不群兩難至今以為師表似亦當在賜環之  
列至原任少詹事黃道周愚憇之咎實皆自取而半生

孤苦子幼家貧萬里投荒深可軫念在如天之度既由  
賜矜全乃人才實難亦豈忍終棄倘或寬其永戍許以  
自新此則堯舜憐才盛心非臣等所敢冒請也子壯等  
與臣同官同署心知其枉不敢不言亦以望上求治之  
切愛惜人才之盛心同符二祖而臣等願忌不以實告  
非忠臣也敢因其奏而并盡其愚

台選建言

二月御史張肯堂疏言臣聞自古帝王之膺大抵皆由

天縱然未有不因從諫而聖者也無論懸詔置鐸設保  
詔師求言之塗惟恐不廣若乃官刑之儆不匡是懲道  
人之徇不恭貽戒乃知三代以前但有以不言罪者必  
無以言罪者此法理所由隆也後世見斥一鳴或同仗  
馬而寒蟬縮蝟之流咎譽不關反得席膳升華舒翹清  
路言官之失其職也久矣恭遇我皇上炳日月之明擴  
山嶽之量御極以來下詔求言不一而足然而朝工夕  
可實見施行者則惟于今為烈是以一時言路諸臣無

不各舒讜論兢天危言以副我皇上逖聽虛懷而皇上亦且嘉納優容恒如不及樂言獻尊康衛共酌斯真千載一時已臣于是竊為在廷諸臣慶遭逢而轉思前者因言降謫諸臣為可念也在諸臣率意敷陳罪止成于狂慙在聖明薄從降罰法姑予以因橫臣嘗于邸報中讀其封事或議徵求之宜緩或陳刑獄之宜寬或所糾者行間功罪之清或所爭者朝端名節之重或抨彈巨奸于氣鼓方張之日或收摭近習于威權私竊之時雖

其言未必皆當然一腔忠愛則固天日所共鑒也偶經  
推折便作逐臣沉埋下僚擯棄于訣蕩天門外者亦既  
久經歲月矣伏蒲有心造膝無路至不得與新進諸臣  
比肩共事當亦聖慈所深憫也雖感世原無棄人何官  
不可自効然使之迴翔中外聽浮沉于部司何如特加  
環召賜復原職之大快人心乎譬諸草木幽崖寂歷忽  
與陽春未有不欣榮怒生者况風霜頽撼之久其勁挺  
百拔之概又特異于尋常者哉諸臣已離原職未敢妄



真前除尚有微官又不得並遷起廢非倚恃恩難遷禁  
闈倘蒙聖朝過採臣言止須勅部開其緣由請旨錄用  
所名不過教人而朝字已改觀矣其雖為言官而去國  
不關建白者不得輒引此例此又慎重名器之一端也

追恤故輔

三月予敕大學士文震孟祭墓諭祭文曰惟御學研天  
人行根孝忠殿頭妙選競傳日映五雲仗下孤鳴自天  
淵迴一柱追遭奸氛之錮斥益開風節之堅凝反正方

新考求作人提衡史局誓獨表于三長納約經遠道允  
孚于同德擢恭拱席元勳綸扉昌言則起懦廉頑直氣  
已昂霄聳整潔身而退長懸矢日之忠得正以終遠叶  
頤星之變追思明德恨不慙遺茲特霽乎朔恩用俯紆  
才典論英魂如在尚克祇承

冊封永王

三月冊封皇四子為永王制曰朕恭維祖武仰席天休  
長發其祥幸本支之昌後封建厥福宜茅土之凱榮誼

既篤于展親典並隆于啟宇用皇四子賦資岐嶷育德

溫文璇極分暉式謹庭趨之教粵棲僊秀具凜藩序之

恭朕稽古衆建維城而剖封必冊拜于廟彝章具在龍

命宜均是用封爾為永王鈞爾介圭以作爾寶於予周

書之命康叔敬典在予又民漢史之頌東平問樂莫如

為善惟孝以永言為則惟福以永配自求爾尚克戒忘

荒無忘忠孝保茲帶礪以鞏皇家體朕訓言用膺多祜

欽哉

真人邪說

三月禮部糾張真人請加三官徽號疏曰臣惟古帝王  
天保治內采徽治外治內在省刑薄賦以固民心治外  
在選將練兵以鞏國勢並無所謂異教也比者內外交  
訌民不聊生幸皇上神武英斷清理冤獄蠲免舊逋近  
復再行親耕勸農頒詔民始有再生之望而于邊腹宵  
旰倦切中外翹首竚見廓清乃有真人張應京乞渙發  
三官徽號一疏則臣等不能無駭者據道藏並無三官

之設近世始有之其經以天官地官水官為陳子椿之  
子有無不可知然既經晉說而應京復請齋論中外一  
體遵奉共許慶賀則不惟例所不載其意欲以何為得  
無借此黃鼓愚民使之奔走供奉以為利乎抑幾倖差  
道搖搖誑耀以為名乎近年異教盛行游惰奸民棄農  
不務逃入二氏之徒脫漏戶口消滅丁糧不啻千萬別  
有白蓮無為等教夜聚曉散所在充塞若復許之慶賀  
其惑亂有不忍言者漢末之黃巾以妖術授徒及應京

之祖道陵以五斗米設教是也道陵舊事姑不深言自  
晉及唐其子孫並無封號宋崇寧中始賜號張維先為  
虛靖先生亦並無品級至元始加真人稱嗣天師高皇  
帝以天豈有師亦之且以清理釋道二教責之臣部大  
哉聖謨一洗元人之陋矣應京酒肉俗流前春祈雪不  
效而歸此春沿途祈雨亦不效反以得雨誑告蓋典誦  
華嚴經咒蝗者並突破天下之口而尚久懋京師耗盡  
不貲長愚民左道之心短邊兵血戰之氣無益有害斷

可知矣急逐跡山以清策殺至其安滑宸聽容臣等照  
左道惑眾例依律究處

軍犯納贖

三月諭懲制各衛所軍人多係壯健良丁每能圖功樂  
業所以稱執官吏軍民可見軍選在民之前後方以罪  
犯究之漸失初意且按律止有流配原無軍罪正條今  
皆引例究軍是否成憲近因平荒道梗開都督府差官  
押解軍犯其窮苦無告者多致逃斃尤非定罪時減等

好法本念令俱着悉心商酌詳議良法來看又據今日  
條奏多言贖罪一款朕讀尚書見舜典呂刑俱以贖刑  
致恤垂訓古先王行此必有深意今日可借此為各犯  
稍開一線以遂朕惻隱之意此項折衷情法斟酌時宜  
行而無弊乃善并着議奏候奪

勉圖撥亂

四月諭朕以涼德御宇十五載于茲求治之心非不甚  
殷敗亂之方未得其要施之政令未免失宜是以念雖



切于愛民思不能以下暨漸致閭閻困敝父宮頻仍兵  
火縱橫中原塗炭忠臣良將喋血流沙赤子蒼黎骨  
異頰痛深扼腕恸極傷心此孰非朕德化不敷聲靈不  
振之所至也今欲治理維新廓然更始布罪己之詔施  
養民之仁而又思思慮宜周空言無補且軍興繁費日  
損民膏縱欲拯困甦殘不知何道爾各部諸司凡有可  
以利民之事救時之方裨助政治之規條攻補朝廷之  
闕失者須實實開列項數送閩彙奏朕將採入詔內見

之施行不得以迂誕冗浮泛陳亂聽至于中外大小諸  
臣亦當自猛省厥官擔爵合有職業吾何以全無匡濟  
竟之挽回任兵食之交窮忍違腹之并急終未見有確  
然良畫奮起擔當雖忠義俱有同心乃戡定將誰屈指  
甚非朕之所倚望于諸臣也自今為始亟宜洗心殫力  
惟日孜孜交警克艱共圖撥亂以稱委任分猷至意

宋儒六子

四月改稱宋儒六子為先賢命詞臣纂六子格言

詞臣佐樞

四月大學士周延儒請以詞臣一人佐兵部允之

申明言職

四月諭朝廷設立言官以為耳目正禁閑讎論裨助政  
機若緘默不言與言而無當皆非所望甚有以言為名  
挾私逞臆植心附和爭勝把持其失職更甚于不言近  
因時事多艱亟資忠益兼收并納朕意甚殷乃言官不  
能仰體雖摠悃可取者固多而秉機恣妄者不少或薦

舉太濫或糾摘過苛或已經處分而追論紛紜或事值  
慎重而哆口騰指掣任事之時敢競體之端抗威福之  
權夫獻替之義此于朕求言圖治之本懷甚為不符昨  
台部院及科道掌印官面諭傳劄并着該衙門頒示憲  
綱俾各遵依今後再行申諭除已往不究外以後如再  
不改前非乖違職守負朕闕門求言之意定加嚴治

### 清核兵食

四月諭朝廷竭天下物力以輸各邊養一兵實得一兵

兵之用也及按籍有兵征調無兵近來逃亡缺伍不知其幾而餉額不惟無減且日告誣虛糜濫耗誰非窮赤脂膏着戶兵部徹底清核將各鎮從前兵餉額數今宜減若干務逐一察明以便酌量蠲緩與民休息且到履報料壓欠數多舊逋未補所欠踵告日積月累迄無底止今議以何日始將向來一應掛欠截然勾銷按月解給毋仍虧欠卽酌議確妥具本未奏至于興屯一事全書開載甚詳各邊果能如法實行不得飾報虛數私派

取贏各督府鎮道司都着一體申飭若夫鼓勵忠勞全  
在信賞必罰今仗節死義之臣未見作何優異倡逃陷  
陣之將裝入立正典刑如此瞻徇游移何裨懲勸着即  
詳加察議應旌卹者亟與旌卹應處分者速為處分務  
使邊臣震奮克奏有功

### 慎選言職

四月諭朝廷聽言納諫必須言路得人欲得人必嚴考  
選公諮慎覈辨言試功抑競獎恬留真去贗此原是部

阮職掌昨面諭已明着即細心詳議條例良法具奏又  
舊制試御史必先試以小差果能稱職歷事經年方准  
實授近因員缺一概徑差巡方及至回道又未見嚴加  
考核殊失慎重風憲之意今着該部阮堂上官執法綜  
稽申明舊制試御史必分別去留不得循資概題按差  
致有不堪貽誤地方所有未盡事宜也着具本奏存

### 清理繫獄

五月諭朕法天好生矜全民命深念刑獄一道堪哀甚

多令在京刑部等衙門已結未結各案人犯將命元輔  
會同清理案已有緒其北直南京及各省一應大小罪  
囚着該撫按青成道府州縣各官通行質審所有軍徒  
杖笞各罪應釋放者即與釋放應減等者即與減等有  
訊讞未結拘捏牽累監禁逾年者通着速問結或成招  
立案免提註銷都一一清楚不許一概混監其大辟重  
罪雖已奉旨定案若有情矜可疑及年久有疾等項即  
一面減擬保候一面請旨發落凡追贓人犯除軍需庫



藏起解京邊錢糧侵久奸弊應追不饒乃就中仍聽酌  
議外其餘贓罰罪贖給主徵逋等項都着察明寬免或  
減半或全豁免不許仍前竊繫誅叱至于佐貳等官尤不  
許擅受詞訟徑送監鋪違者掣問治罪各撫按官預違  
委指明道臣風力推官分行各府供親詣獄審理訊鞫  
一應減罪減贖都悉心詳酌分別年分久近事情輕重  
以為差等務期一清淹禁盡滌煩冤寧失不輕勿入非  
罪以稱朕愛民慎罰刑措圓空至意爾法司運察照道

里遠近分立限期與各撫按官去如有奉行不實玩視  
虛應者察出從重究治其原奉之母忽

### 鄉試加額

先禮部議鄉試加額南北直各十五名江西浙江湖廣  
福建各十名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各八名廣東六  
名廣西雲南貴州各二名

### 舉人選除

先禮部議各省直舉人數科不中即令赴部選除不准

會試

增奉先殿母后

五月十七日工傳禮部堂上官禮科太常卿俱來中左門及午門賜宮餅各十五枚御中左門之左小廂有扁曰德政殿帝屏諸瑞退後即曰禮部等官過來帝曰太廟之制一帝一后計九廟此外祧廟亦有九亦即一帝一后因屈指數至德懿熙仁四祖外仁宣英憲孝共九祧廟已滿各一帝后其繼后及生母后七位既不得入

太廟亦並無祧廟之主即宮中奉先殿亦原止一帝一  
后嘉靖後有以繼后生母后入者而已前七位尚無祭  
也帝意似在生母孝純皇太后而又推及七位后悉入  
奉先殿亦未明言也禮臣林欽楫蔣德璟王錫宸奏奉  
先之外別有奉慈殿係奉繼后及生母后處今雖廢尚  
可舉行帝曰奉慈殿外尚有以孝殿神霄宮本恩殿禮  
臣奏奉慈殿如未可復或即在神霄殿奉祀未知可否  
帝曰太廟一帝一后朕不敢輕動還只是奉先尚可恢

拓前後加一層亦即祧廟亦當祫祭德璟奏大祫之禮  
歲暮已行于太廟似亦安當且奉先原止一帝一后與  
太廟同若併祧廟之主具入未知安否帝曰奉先殿現  
有繼后及生母后七位璟奏此萬歷初添帝默然

兩輔釀亂

六月御史吳復中疏言皇上仁明威斷銳意養廉好學  
勤政敬天法祖嘉猷懿德史不勝書有何闕失尚須攻  
補雖然皇上虛己責躬而臣下匿心獻諛則慚負聖明

甚矣臣謂皇上之失有二一曰天奸之罪狀未彰而身  
為受過一曰國治之綱領未挈而用志多分皇上臨銜  
初年天下猶未大壞也特簡一溫體仁顯托嚴正之義  
陰行媚疾之私凡正人君子必百計挫折以致賢士解  
體救過不遑使朝廷不得任人以治事而釀成大亂之  
源者體仁之罪狀也再任一楊嗣昌以撫賊為忠謀以  
四事為實政加練餉以刈割海內致使民怨天怒災旱  
頻仍四海困窮盜賊並起而結成大亂之勢者嗣昌之

罪狀也皇上所信任無如此二人二臣恃皇上之信任以售其奸欺不知如何忠愛如何匪躬以自結于皇上迨深信不疑然後得為所欲為無不如意其所欲為者先做成一不得不為之機設待皇上發一意旨而遂見諸行事有執以罪彼彼不任受曰皇上自為之皇上亦曰彼亦未嘗專擅也乃益深信不疑是以二奸誤皇上而反卸責于皇上皇上為二奸所誤而反為二奸代受過也夫臣子為君父受過分也誑也豈有君父為臣子

受過之理皇上自君臨以來無一念不善無一事不善而奸邪輒借以濟其惡如治尚嚴明也而引之于苛刻刑欲當罪也而引之以從重皇上念與事之善無由見于天下而亂臣賊子無知小民遂見為朝廷闕失敢于非議而背叛之孰知皇上固十五年如一日哉今即下罪已之詔俾父老扶杖往觀相顧流涕亦祇知天子至今日始幡然悔悟也孰知其十五年如一日哉誠以兩奸罪狀暴白于天下使天下皆知皇上為二奸為所誤



未嘗自有闕失則聖明之戴翁然無間亦收拾人心大  
機括也至于國治自有綱領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  
世治則潤色太平為制治保邦之計世亂則幹濟屯蹇  
為撥亂興治之謀要惟相天下大勢緩急而輕重布之  
如今日者亂極當治之會也內治缺而後違警生民生  
從而揭竿起政治愈勢賦歛愈急是以生亂策救亂何  
惑乎亂無已而益甚也近始反其所為省躬勵翼治有  
紀緒蠲租解網民有生機亂源已塞當急宜求治兵之

人真能禦敵者任邊陲真能勦寇者辦內地先了此兩  
大事而治功可次第舉矣選賢自輔致勉臣工司調燮  
者以平格理陰陽秉樞衡者以公忠董僚屬庶官蒸乂  
百職交修漸至天心降順大有書年便可整頓皇猷恢  
張化理將國家數百年之紀綱法度陵夷而壞亂者悉  
行修舉千百世之基圖統緒缺略而廢墮者從此創垂  
皇上為法今傳後之主群工為幹盡開泰之臣千古盛  
明拭目可俟若委託非人紛紜求理臣未卜成功于何

日也皇上以天下為一身其精神當無所不周貫以古  
今為一壺其學問當無所不併包兢業萬幾間值閒暇  
何可用心于虛寂無益之事况釋宗道派不過為戒煎  
愛之源孟子所謂無父無君之教聖人之徒所當禁而  
闕之皇上慎不可惑志于此也唐貞觀中引學士番宿  
更休典論古今宋亦令名儒夜直禁中不時召對蓋聖  
賢義理所以栽培此心神明之地時加灌溉則與天地  
民物自然不相間隔而精神默運無弗貫通時復緘閱

經史觸發理趣考證事變無事而靜有感輒戒閑失無  
自來矣

覲定閩員

六月首輔周延儒次輔陳演以閩臣魏照乘謝陞以人  
言去質違聖以請皆得允辦事乏人乞行赦下旨下吏  
部于是冢臣李日宣令選郎盧化鰲約會吏科章正宸  
河南道張璫照例內外兼推以吏部侍郎蔣德璟少詹  
黃景昉南尚寶司卿姜曰廣禮部侍郎王錫哀祭酒倪

元璠少詹楊汝誠諭德楊觀先禮部侍郎李紹賢刑部  
尚書鄭三俊吏部侍郎劉宗周兵部侍郎吳甡刑部侍  
郎惠世揚左都御史王道直等列名上請帝令再推幾  
員通列未看再推禮部尚書林欲楫少詹謝德溥少詹  
邱瑜雨祭酒王廷垣庶子閔仲儼刑部侍郎徐石麟副  
都御史房可壯工部侍郎宋汝通政沈惟炳大理寺卿  
張三讓通列上請于六月十九日賜各臣饌召入中樞  
殿問以時事多艱天變民窮有何嘉猷具奏各臣次第

奏訖命德璟黃景昉吳姓俱陞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  
入閣辦事

越日御中左門召內閣部院諸臣帝衣青袍皇太子定  
王永王皆衣紅侍案前行禮畢帝喚吏部尚書李日宣  
來其聲甚厲帝曰用人為致治之要用人不當吏部不  
得辭其責如今封疆多故督撫屢易天下安望治乎記  
得兩年前曾面諭諸臣有寧背君父不背私交寧隳職  
案不破情面而今還是這等照管情面那能濟事昨者

救下閔臣是何等事如何也徇情濫舉任意揚詘這事如此何況他事宣伏地少許奏曰用人是臣部職掌臣入叢地兩載無小無大無不兢兢從事如督撫不得人用天下不得治平臣嘗以為愧至會推督撫則樞臣及科道具在不是臣一人能獨行其意但用之而當臣不敢居功用之不當臣不敢辭罪昨者救卜一事臣不啻萬分兢業即臣微賤姓名亦不敢循例輕入若諸臣才品原其在聖鑒止是臣識疎淺未及詳確臣罪當萬死

帝曰吏科章正宸河南道張瑄未又曰房可壯宋致張  
三謨未曰你看三臣是否堪任閣員日宣奏臣初推十  
三負猶以為多後奉旨再推科道諸臣皆欲仰體立賢  
無方之意廣收博採以聽裁如房可壯之峻節練誠飽  
歷風霜宋致之英資邃學諸子與致張三謨之風節凜  
然能持正論三臣之事業在後日非臣所敢知今日之  
用否在皇上非臣所敢必臣但知三臣原不媿教卜帝  
曰章正宸張瑄如何說二臣奏蒙臣凡事相商臣等亦



相規勉如此事有一毫徇私納賄臣等可必其無三臣  
原俱可用日宣又奏此事臣亦要說個明白科臣此奏  
殊為不是今日之事只宜論其人之應否堪用如何只  
把不徇私納賄等語向皇上瑣瀆臣自入吏部凡事一  
任虛公有何規勉每遇會推必先令選郎與掌科掌道  
商妥然後約會九卿上推至于教下尤不比尋常所推  
之人掌科必商之六垣掌道必商之十三道大家敲推  
但有一不當臣部即不啟事從中的定不敢纖毫任意

臣事皇上十三年自為御史至今精白一心若有一毫  
徇私背公今文武諸臣俱在皇上一一可問廷臣一一  
可恭良久帝曰六員都着錦衣衛堂上官拿了送刑部  
問罪孝日宣章正辰張瑄各成違房可壯宋攻張三謨  
各革職為民

躬祭難臣

六月于洪水疇邱明仰曾變蛟王廷臣等祭壘仍致壇  
齊化門外親臨祭而哭之

慎選考官

諭禮部取士大典全在主考得又看各衙門慎選咨送  
不得但拘咨次亦不許聽人規避攙營降罰的不必議  
差其外分考官各一

按此條當補入奉  
先殿母后條下